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基层行

贴近时代的现实主义、革命者的理想主义、洞见人性幽微的艺术表达，成为上影创作的传家宝

上海电影与上海电影人：让创作与人民与时代紧密相连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有两桩大事。

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谢晋导演位列名单中。纪念这位“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传承他的精神，都是上影集团及上海电影人念兹在兹的心愿。

电影《攀登者》开机在即。为把中国人民1975年登上珠峰的壮举还原在大银幕上，作家阿来的剧本已打磨到了第四稿。这部影片将作为明年上影集团、上海电影的“一号作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过去的与未来的在此交汇，如同一种时间的暗示——始终坚持贴近时代的现实主义、革命者的理想主义、洞见人性幽微的艺术表达，是谢晋导演执守一生的电影初心；而始终呼应改革开放、记取社会的步步攀登，是上影从老一辈艺术家那里传承的最宝贵财富之一。

40年来，以谢晋、张瑞芳、孙道临、秦怡、吴贻弓、于本正、黄蜀芹、牛犇等为代表的上影艺术家们，为上影共创作电影522部、电视剧316部；上海美影生产动画电影24部、艺术短片207部、动画系列片60部计1661集；上译厂配音录制影片986部；上影出品影片获各类奖项778次，艺术家获奖78人次。

①② ③④

① 于本正执导的影片《生死抉择》剧照。

② 谢晋执导的影片《芙蓉镇》剧照。

③ 吴贻弓执导的影片《城南旧事》剧照。

④ 谢晋执导的影片《牧马人》剧照。

制图：李洁

用电影的价值观回答一个问题
为了谁而创作

96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今年在上海之巅许下生日愿望：“只要电影需要，只要观众需要，我随叫随到。”做“随叫随到”的电影人，秦怡是有真计划的。三年前，由她编剧并主演的影片《青海湖畔》上映，新中国一代女气象家的感人事迹随之飞入全国观众的眼底心底。这两年，她深居简出，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她还在静心筹备新作品。

84岁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更忙。他出演的电视剧正在播出，另三部影视作品也都已完成进入“待播状态”。“明年，观众可以看到我参与的一部关于‘文化扶贫’题材的作品。”牛犇说，不辜负观众、不辜负时代，这既是他进上影厂后始终听“瑞芳大姐她们”念叨的真谛，更是当下创作者责无旁贷的事情，“电影是最好的历史记录者。多年后，当人们回望历史，电影可以用生动的影像来还原生活的面貌和人们的信念理想。”

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艺术追求——相似的理念，上影人并不陌生。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上影特意举办了纪念谢晋逝世十周年系列活动。那些笃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的作品重新回到讨论的热场阈，谢晋导演用他电影的价值观，回答了一个今天看来仍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了谁而创作。

翻开他的创作年鉴，早年的《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看似故事简单，却反映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充溢着革命者的理想主义。这些情绪令广大观众在心灵深处加深对时代的认同感。改革开放后，他的创作尤其注重在历史、文化、人性和民族的心理上反复描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曲折中问世的影片，也如甘霖沁润了人们的心田。

陈冲至今记得她与谢晋见的最后一面，“那时谢导已经84岁了吧，他还惦记着要创作一部儿童片，他说自己手头还有许多剧本。他对电影的爱、对于为了观众而创作的热忱，一直刻在我心里。”与人民在一起，正是怀抱如斯理想主义，谢晋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灵魂人物。

以改革进取的锐气朝着一个方向奋进
抓住时代的关切

黄祖模导演的《庐山恋》1980年上映，改革开放后“大银幕上第一吻”让观众领略到时代的浪漫；1981年，赵焕章导演的《喜盈门》吸引了三亿人次观看，比社会主义农村新景象更引人入胜的，是片中闪耀的人性光辉；1985年，吴贻弓带着《城南旧事》在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捧回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国际奖项后，这部以诗化镜头勾起人们对故土乡情无限眷恋的影片，卖出了115份拷贝，相当于当时的80多万元票房；1987年黄蜀芹导演的《人·鬼·情》为当代开辟了当之无愧的“女性电影”之河。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着中国电影。人们都在等待一支国产片的“强心剂”。2000年，奇迹出现了。影院里，当银幕上的男主人公李高成掀翻饭桌时，全场观众鼓起了掌；影片放完后，有些地方还有人放了鞭炮。这部影片就是《生死抉择》，该片上映期间，自发购票的人在影院前排成长龙。最终，该片总票房达1.2亿元，成为中国有正式票房记录以来，第一部票房过亿元的影片。

十多年后再忆辉煌，于本正认为，《生死抉择》之所以能触动观众的心，是因为抓住了时代的关切——谁都懂得，它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市场，而在乎它直面了当时的反腐斗争。“电影必须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于本正说。同理，决心拍《走出地平线》，他也有着深切的为时代变革而呼的冲劲。一次参观时，他见到了红手印包干书，安徽小岗村农民破釜沉舟签下的生死状，一下击中了艺术家的心。

身为上影厂老厂长，于本正很欣慰：“40年来，上影不是改革开放的旁观者，而是直接参与了这场伟大的变革，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作品直接讴歌这个伟大的社会、伟大的变化。”

再随时间回望一番，1979年，上影把话剧《于无声处》搬上银幕。此后，《巴山夜雨》《小街》《庐山恋》《城南旧事》《喜盈门》等一批反映思想解放、开改革风气之先的影片构筑成创作高峰。2000年后，《生死抉择》《开天辟地》《东京审判》《高考1977》《西藏的天空》《青海湖畔》《我是医生》《邹碧华》等。“文章合为时而著。”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奋进，每一程重要的历史阶段，上影都以作品呼应，未曾缺席。

文化视点

出演《外滩钟声》，牛犇：“外滩”两个字对我有莫大吸引力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后来，上海许多人家都住进了楼房，我也要离开梧桐里了。搬家前，隔壁小裁缝杜心美给我做了件特别合身的衣服，我穿上新衣，在弄堂口与旧梧桐合影告别。”表演艺术家牛犇对记者剧透。

连日来，电视剧《外滩钟声》在浙江卫视和安徽卫视热播。作品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讲述到90年代，一条名为梧桐里的石库门弄堂，几户上海人家的命运跟随时代起伏。牛犇在剧中出演老虎灶爷爷。他特别喜欢角色的这句台词：“我们这条梧桐里啊，有着上海浓浓的人情。”

这分明是老艺术家本人的心声。他说：“我在上海生活了近70年，既是外来户，也是老上海。上海老百姓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生活变迁里不变的人情温度，让我感触很深。”也恰是植于心底的这份深情，让他把配角人物的塑造当成自己的大工程。

“剧名里‘外滩’两个字，对我有莫大吸引力。”牛犇说，总导演管虎、编剧李云良都是他信任的创作者，但最大的理由一定是拍上海、讲上海。

牛犇在剧中出演老虎灶爷爷。他特别喜欢角色的这句台词“我们这条梧桐里啊，有着上海浓浓的人情”。图为《外滩钟声》剧照和海报。

梧桐里的一众配角，他们身上有着普通市民的闪光点

镜头从外滩的海关大钟一路俯冲下来，探入弄堂深处，烟火气蒸腾的灶披间里，主妇们正在做菜。几家合用的厨房设施，胖嫂、杜家妈妈等亲切称呼，都是上海人家曾经熟悉的邻里日常。牛犇说，出演《外滩钟声》，他最大的动力和努力其实是一致的，“想拍出上海几十年间，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味道”。

真实味道，首先基于编剧的笔触。凭《儿女情长》声名鹊起的李云良是上海本土编剧，平凡人物的寻常人情是他最长袖善舞的题材。真实味道，更源自拍摄过程中的每一处细节酿造。开拍前，80多岁的牛犇跑了趟松江，“听说那里有老虎灶实物，我就去看看，唤醒一下记忆”。带着年轻时生活的经历以及最新鲜的老虎灶记忆，牛犇给剧组画了张示意图。“灶头和尾巴分别冲哪个方向；挑水、打水分别用什么工具；人工烧火的三口锅里，开水、热水、温水的顺序该怎样排，这些都有讲究。细节做错的话，观众会挑刺。”

各个环节精雕细琢，小小梧桐里让老上海们回到童年：一条弄堂里，老虎灶爷爷年岁最长，每天给街坊们烧水、送水，不亦乐乎，而邻居们也都尊他敬他；胖嫂爱管闲事，却也有热心肠一副；小滑稽人如其名，成天把滑稽唱段挂在嘴边，可遇上大事一点不含糊。还有俞佩佩的外婆，老人家举止优雅好涵养，即便再苦的日子里，要始终保持仪表整洁体面。“这些配角身上看得到几代上海普通市民的身影，有市井的可爱，也有善良、从容等闪光点。”牛犇说，自己和剧组里的郑毓芝、张芝华等都是上海演员，大家的心愿很一致：“让年长的观众看了能回味，给年轻人看看长辈们怎样走过有苦有乐的日子，告诉他们珍惜今天。”

外滩背后的故事，带着浓浓的上海情感体验

随着剧情发展，梧桐里的年轻一代都将长大成人，他们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过上幸福日子。“观众会看到剧中人的住房、工作、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走过风雨的梧桐里也终将完成它的使命。”在一部剧中体验沧海桑田的变迁，这令牛犇异常感慨，“改革开放给上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可以用创作来留住一种独特的富有诗意的情感记忆。”

这回外滩背后的故事，李云良把上海人牵挂的海关大钟、梧桐树都赋予了情感象征。钟声有两层寓意，守护大钟是男主角杜心生子承父业的工作，他将在海关大钟旁择一事终一生；钟声当当还取意时代前进的脚步，邻里街坊们将在钟声里努力幸福着。

梧桐树也在剧中承担以物寄情的功能。故事的发生地叫作梧桐里；弄堂口有棵粗壮的梧桐树；杜家父亲去世后，孩子们用梧桐叶安慰母亲“瞧，那多像爸爸的手”；姐姐即将远行，妹妹在送她的日记本里夹上一片梧桐叶“看到它，就像看到了家”。“这些充满浓浓感情又很诗意的表达，很富有上海特色，也很让人动心。”牛犇记得年轻时和上影厂同事一起捡拾落叶的经历，“每到梧桐落叶的季节，我们都会成包成包地捡叶子，收好，因为这是拍摄秋天戏最好的道具之一。”

《邮缘》《大丈夫的私房钱》《天涯织女》《人见人爱》……直到现在的《外滩钟声》，牛犇在几部上海题材的影视作品里演过工会主席、社区爷爷，还演绎了黄道婆的那段历史。在他看来，“上海从古至今的故事太丰富了，希望我们的创作者多写写上海。我还在不断拍戏，只要讲的是上海故事，我都积极报名参与”。

中国梦百姓梦，梦在千家万户的生活中

《外滩钟声》编剧 李洋子 李云良

创作谈

生活是电视剧创作永恒的源泉。从写电视剧《儿女情长》《儿女情更长》开始，我们就深刻感受到在鲜活生活素材上的创作，才是踏实的，也是有生命力的。

此次创作《外滩钟声》也不例外。为了写好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我们采访了近百人，翻阅了大量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史料。剧本创作前后历时三年、八易其稿。《外滩钟声》想表达的是普通民众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如何实现自己梦想的心路历程。不是大起大合、惊天裂地的超强情节，没有戏剧化、脸谱化的人物，而是存于生活流般娓娓道来的细节微末之中。比如一些微小但具有时代深刻性标志性的话题，比如能唤起人们回忆的生活道具：老虎灶、双鹿电冰箱、金星彩色电视机等——它们存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中，再现时，就会引起观众共鸣。这些物件必须深入情节，血肉融合，渗透于情节和细节中，才能撑起剧中人物的命运。

电视剧构建起梧桐里弄堂中杜姓人家和邻居的人物群像。最初，我们以杜心生为第一主角，他子承父业，成为外滩钟楼维修工，身上具有上海老工人的优秀品质，像外滩大钟一样按部就班辛勤工作。当改革开放大潮来临时，他曾不适应，捧铁饭碗的思想根深蒂固。弟弟杜心根则是一个头脑活络的人，尽管毛病不少，但他身上的闯劲、对新生事物的敏感，使他和哥哥杜心生产生冲突，最后他远走深圳，独自创业，几经沉浮。修改后，这部剧真正的代表人物成了杜心美。她是杜家最小的妹妹，继承了父亲的忠诚品质，也接过了早逝姐姐杜心芳的善良和母亲的慈祥。杜心美是我们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她代表了时代精神，是真善美的化身，同时又接地气，是个人见人爱的弄堂小姑娘。她的喜怒哀乐，她的爱情友情亲情处处闪耀着现代女性的光辉。她是这个时代的真实人物，是这个时代正能量的携带者。

听得见钟声的弄堂是一条在上海改革浪潮下的弄堂，她并不是置身于黄浦江之外的世外桃源。剧中多次出现的外滩钟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时代的变迁。我们没有抽空时代大背景，把目光聚集于杯水风波、家庭争斗上，而是把人物置身于时代的大变迁，改革的大潮中，使剧中人物与时代、国家的命运紧紧相扣、血肉相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采取了“风吹草动”，只写草动，不写风吹的作法。“风吹”，是用弄堂口一块阅报栏从侧面展现。报栏上不时更换的报纸内容，看得见时间的流逝、国情的变化。“草动”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展开人物的命运进程。所有人物的设计都勾连在时代的进程上。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我们希望借一条弄堂的前世今生、百姓的真实梦想来展示上海改革开放初期的风情画卷。我们要为这个时代讴歌。我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怀旧，是因为要感恩！我们怀旧，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这是我们创作《外滩钟声》的初衷。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286号5栋1201室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B7幢 电话(025)85430821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28号23楼E2室 电话(027)85619496 电话(029)89860038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